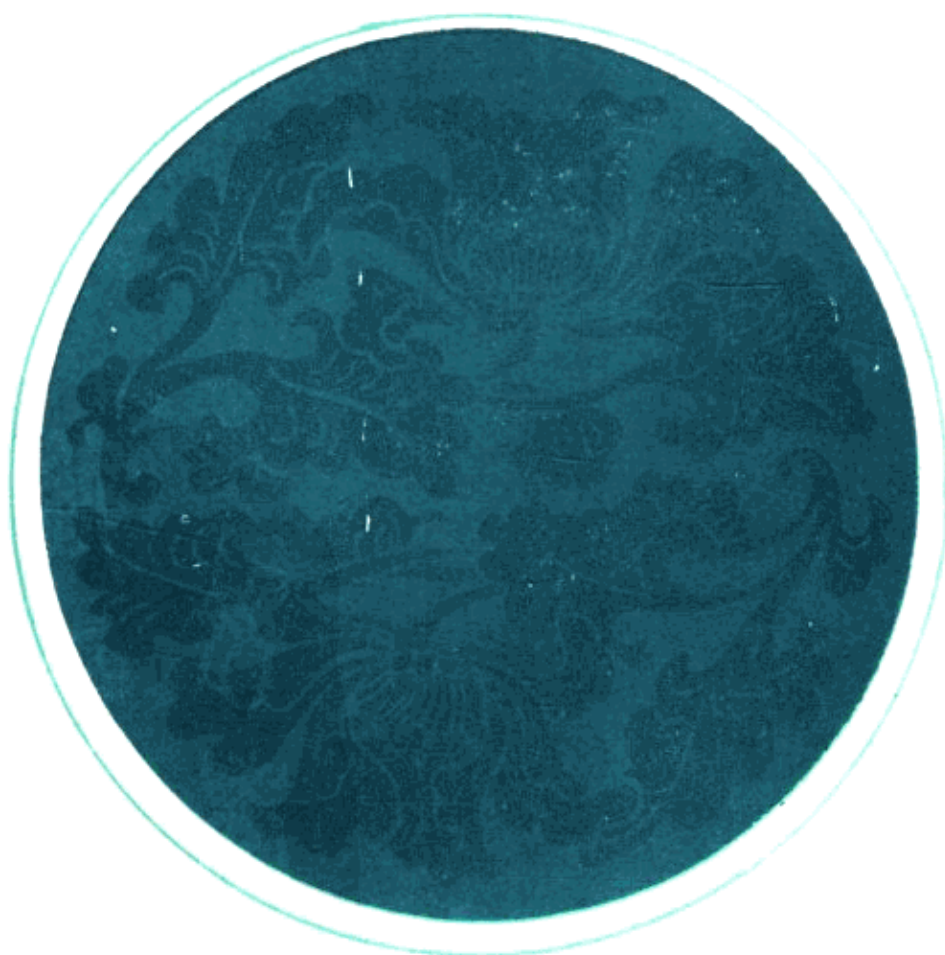


●甘肃民族出版社

洮州花儿散论

宁文焕 编著



秋华犹似春花香

——《洮州花儿散论》小序

王俊英

生活，永远是一曲曲唱不完的歌。民歌，又是劳动人民精神生活朴实无华的艺术宣泄。是生产与生活的真实反映，也是历史文化的沉积。既有舒畅、欢快的，也有沉闷、苦涩的；既有对沁血的往事的挽悼，也有对五彩的今天满怀深情的颂扬，也有对未来的无限向往。歌，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情趣；歌，为人们的生活注入了对幸福憧憬的玉液琼浆。

作为中华民族古代文化摇篮地区之一的甘肃，是民歌的故乡。流传在甘肃南部临潭、卓尼、岷县、康乐、临洮、渭源等县的洮州花儿，又是民歌百花园中一枝绚丽多彩、喷放异香的奇葩。

我出生在洮州花儿故乡的临潭。我热爱故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也热爱故乡人民宣泄心声的粗犷、高亢的花儿。尽管我也很欣赏河州花儿、西宁贤孝、陇东道情以及陕北民歌“信天游”等等，然而，或许是因为“故乡恋”的缘故，听洮州花儿倍感亲切入耳。每逢花儿会场或平日在田头地旁，只要有人引吭高歌，我总是身不由己地驻足倾听，还疾录于小笔记本上，然后，品尝它的意境，捕捉它的比兴和修辞特点，思考它与藏族的“勒”

（民歌）、拉伊（情歌）的异同，琢磨它们是同源不同流，还是异源合流又分流等一些连我自己也难说得清的问题。不过，我仅仅是一般的爱好而已。

我的同乡宁文焕君嘱我为其即将出版的处女作《洮州花儿散论》写序，使我不禁惶悚。因为专业之不同，我对民间文学知之甚少，对家乡的“花儿”也不甚了了。文焕君的书稿使我大开眼界，受益匪浅！我感谢他这样一位年过半百、执教三十余载的人民教师，以百折不挠、艰苦卓绝的精神和对故土热恋的情怀，向故乡、向社会奉献出了自己心血的结晶的长期研究的成果。这的确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洮州花儿散论》，是建国四十年来我所见到的第一部关于洮州花儿的专著。在此以前，虽有不少关于“花儿”的论著，其实主要是关于河湟花儿（当然其中也涉及到岷州花儿）的论述，但对洮州花儿作出全面、系统且不乏精辟见解的论述，尚属少见，而文焕君的专著，则弥补了这一空缺。

《洮州花儿散论》在地方报刊上陆续刊登时，许多同志就欣喜地指出，文焕君置身于洮州花儿的沃土中，在获取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洮州花儿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探索研究，的确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散论》对于花儿的产生、洮州花儿与河湟花儿、岷州花儿的异同、洮州花儿的格律、衬词、起兴、修辞、演唱等均有独到的论述。《散论》又是花儿这一民间文学领域中资料性很强的一部专著，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在辑录部分选录了经过缜密分类的数百首花儿，按令记谱；他还辑录了洮州花儿的名歌手、花儿会时序表，会场等，给读者一种完美的感觉，并提供了对洮州花儿进行多方位、广角度、深层次研究的宝贵材料。

丰硕的果实来源于辛勤的耕耘。作者在教学之余，东奔西颠，赶庙会，采访歌手。临潭、卓尼县境内三十多处大中型花儿会场

他都跑遍了，而且有些重点会场年年必到，既记词，又录音，仅用于购置磁带等就耗资逾数百。成包的磁带连同收录机扛回来，又要记录、整理、分类、记谱、标音、注释，他把有限的业余时间全用在对花儿的浇灌、培育上，把一腔弘扬祖国文化的热血，毫不吝惜地奉献给讲坛和歌坛，献给民间文学艺苑。作者还努力站在对历史文化认识的高度，对洮州（明清时辖区曾包括今临潭、卓尼、迭部、碌曲及舟曲、夏河、玛曲的一部分地区）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中的民族关系、历史渊源也做了深入浅出的论述，开拓了民歌研究的视野。也是研究地处唐蕃古道、丝绸之路一翼，汉藏走廊地段洮州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同时，又是研究民族学、语言学与民俗学的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诚然，《散论》作为一家之言，又是出自一个地处僻远，文化不甚发达的甘南地区的作者之手，难免有不成熟的看法。对洮州花儿的渊源，文焕君谈到藏族民歌的影响，这正是认识上的一种巧合。然而因为他对藏族民歌曲调的多样性缺乏直观的了解，未能来得及深究。至于《散论》中提及某些专家所持的洮州花儿源于江南之说。我以为，不能单纯依据“路远哥令”的产生来概括整个洮州花儿的来源。“路远哥”的恋歌称谓本身，已经明确不过地告诉我们以主呼宾，即以歌者为主，称呼对象“路远哥”为宾，包括藏族和土族、久居汉人为主的土著人对远徙西鄙的应天府（今南京市）绉丝巷人，亲昵地呼为“路远哥”。尔后，“路远哥”们也在民族团结、友善、和睦相处的氛围中以“路远哥”自称，慢慢形成“路远哥”的“花儿令”，丰富了洮州花儿的内容。这就是说，土著人在先，绉丝巷来的“路远哥”在后，唱洮州花儿（包括“路远哥”令）的土著藏、汉、土族人民在先，而包括唱吴歌淮曲的“路远哥”迁来洮州在后。绉丝巷和大槐树村的移民的到来时间不是洮州花儿的生辰，“路远哥”令的产生时代也并不是洮州花儿产生之源。我认为这一文学形式的产生要

比“路远哥”歌词内容所反映的明代大移民这一历史事件要早得多，古老得多。故而对文焕君文章中失之过简处补充如上。当然对于作为一种重要命题的“江南说”，尚需通过研究洮州花儿的方方面面，作进一步的探讨，以求得出最后的结论。

皓首穷“花儿”

——为《洮州花儿散论》代序

曾维群

不论你是哪方行人，只要足踏古洮州地面，你就会看到，质朴勤劳的洮州人，无论是在山道上赶路，还是在洮河码头过渡，抑或田间劳作，树丛采樵，歌场斗智，都是曲不离口。你会对这块宝地上洮州花儿无处不有处处有的盛况感到惊奇兴奋。倘若你深入追究，则会看到，洮州花儿在反映当地人民生活与情感领域面面俱到，细致入微。其艺术特色兼备壮美、优美、古朴的美和悲剧的美。其唱腔随着歌手的不同处理时而阳刚奔放，时而阴柔委婉，其雄、直、茹、洁的品格，风流妙趣，浑然天成。无怪乎洮州的男女老幼都对其痴迷如醉。可以这样说，洮州花儿里奔流着洮州人的热血，渗透着洮州人历经苦难忧患酸甜苦辣生活而练就出的达观豪放的情与志。要研究洮州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乡土文化，就非得研究洮州花儿不可。

宁文焕先生就是一位足踏宝地，立志探宝，有奇才异志而默默无闻的勘探者、奉献者。他三十余载在教育事业上执着追求自不待言，即是在洮州花儿的整理研究上也一往深情，开拓前进。

宁先生是我中学时代的老师。那时他还年轻，每次县上、学校举办文艺晚会，他都会装扮成一个韵味十足的漫花儿少年，引

吭高歌，一首又一首地在观众不息的掌声里唱花儿，也给我脑海里留下十分美好和深远的印象。

岁月不饶人。1986年，我因担任甘肃省首届花儿歌手大奖赛评委，而宁先生作为临潭县参赛队艺术指导。我俩风尘仆仆在莲花山歌会见面时，他已年届半百，鬓发如霜！在此之前也曾听别人说过他在“文劫”中历经磨难而又幽默辛辣地对付批斗的轶事。赛事余遐言谈之间，觉得他英气尚存，调侃之风尚在。后来去他家，在卧室见到一帧他当年妆扮演出剧照时，岁月的栅栏一下子退避三舍，我们的话题更密更稠了。

话题的中心当然还是围绕着洮州花儿。近几年，宁先生常有民俗调查及洮州花儿研究的专题文章散见于报纸、刊物等。其中每有精辟独到的见解。他又用六年多时间将半生经验积累和研究成果编汇成书。书稿中大部分为研究中的体会见解，并辑录洮州花儿曲谱，精选有代表性的花儿700余首，可谓把洮州花儿的方方面面都观照到了。可以毫无愧色地说：这是一部从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美学、民俗风情、方言音韵、修辞手法、花儿流变、歌手调查、歌会分布……等不同视角探讨剖析洮州花儿的开拓性专著。

纵观书稿，各篇文章虽侧重点各异，体例不齐，但都贯穿着求实、求是的学术探讨态度，具有资料翔实可靠，引证慎重可信，推论逻辑严密的特点，也具有据此进行深层再研究的资料价值。无论对洮州花儿的思想内容整体评价还是艺术审美分析，由于他掌握有大量充分的第一手资料，所以能作到褒扬有度，尽量符合当地花儿的实际情况。

这部书稿另一个鲜明的特点是求异精神。在基本观点上博纳广采，但却又不从大流。没有求异的精神，学术空气就会凝滞，学术研究也就会裹足不前。多年来，花儿的研究者众，其中不乏名人专家，但正如宁文中指出的，大部分人往往着眼于对花儿整

体的比较研究，而分解研究较少。尤其对洮州花儿的独特性注意不够，导致长期以来将洮、岷花儿一锅烩煮，只注意到其中之同，未注意其中之异。宁先生基于对洮、岷花儿的词令、曲谱、节奏、曲式结构等不同点的比较和剖析，把洮州花儿独具慧眼地从洮岷花儿这一概念中区分了出来。这是很有创见性的。宁先生求异的精神其实也正是他求实、求是精神的侧光折射。

这部书稿完成后，为了广泛征求意见，宁先生用一年多功夫，自己动手刻写蜡纸油印、装订成册，分送有关单位与专家。为此，宁先生毫费了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也不知他把家务事撂给妻子多少件于不顾！中学执教的业余时间本来就有限，何况“文劫”中又将他早年搜集的资料统统被湮灭，一切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艺复苏、花儿复苏重新做起。他利用一切尽可能利用的时间和机会去歌会采风，向歌手请教，直到整理撰稿，刻印分发征求意见，再行修改补充校订……真可谓踏破铁鞋觅正果。古人有“皓首穷经”之说，指的是终生不倦地研读古籍经典；宁先生可以说是皓首穷“花儿”。他头上的丝丝白发都印证着他为洮州花儿研究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诗经》之经，相当一部分不就是当时传唱在劳动人民之中的民歌吗？

当然，作为一个业余研究者，可资借鉴的资料缺乏和理论认识有局限性是难免的。从宁先生谈吐中，我意识到他自认是在踏一条路。他积三十多年之经验，对洮州花儿从爱好到搜集整理，从搜集整理到开展研究，确确实实是在踏一条路，拓宽一条路。好在路总是要有人走，总要有人先走。以这部书为新起点，扩大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层面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就更加具备。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经验与认识方面的局限性。要想了解洮州这个多民族杂居地区源远流长的历史生活与历史情绪，当代生活与当代情绪，以及精神文化的整体面貌，就急需从活生生的民间艺术和洮州花儿里面去品味、去捕获。你会从中得到更

加深远、更加丰富、更加细腻的动态的和主体的东西。不论是具象的生产活动，礼仪习俗，生活面貌等物质文化现象还是抽象的爱憎情感，苦乐喜悲情绪等精神文化现象，都会和盘托出。洮州花儿中表现历代劳动人民正义、善良、勤劳、勇敢的品质和敢爱、敢恨、追求精神解放、婚恋自由的高尚情操，往往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希望有志于探花探宝者络绎不绝，希望洮州花儿常开不败，并结出硕果，也更希望洮州花儿研究之树常青。

我本学界晚辈，对洮州花儿爱好有余，却从未窥径入门。更何况学生为老师的书写序，班门弄斧，人微言轻，心内更觉忐忑，但难拂老师差遣美意，只好遵命。期盼书稿早日出版发行，也期盼有名家高手欣然执笔，换掉这篇序，心下才得安然！

1990.6.5.于合作淡泊苑

目 录

序言

1. 秋华犹似春花香——《洮州花儿散论》小序…………… 王俊英 (1)
2. 皓首穷“花儿” …………… 曹维群 (5)

洮州“花儿”面面观 …………… (1)

- 一、洮州花儿源远流长…………… (3)
- 二、独树一帜的洮州花儿…………… (8)
- 三、洮州地区的社会生活与洮州花儿的思想内容…………… (11)
- 四、漫话洮州“花儿”令…………… (43)
- 五、特定尾声小议…………… (46)
- 六、洮州方言与洮州“花儿”…………… (49)
- 七、洮州花儿的格律…………… (57)
- 八、简谈洮州“花儿”的衬词…………… (66)
- 九、洮州“花儿”起兴句初探…………… (69)
- 十、洮州花儿的修辞手法…………… (73)
- 十一、临潭“花儿”会浅析…………… (77)
- 十二、“花儿”把式轶事…………… (80)

十三、“花儿”演唱种种·····	(85)
十四、洮州“花儿”的审美情趣·····	(93)
十五、洮州“花儿”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108)

洮州“花儿”新编·····	(119)
---------------	-------

整 花 儿

一、十二牡丹·····	(121)
二、十二牡丹套古人·····	(123)
三、二十四节气·····	(130)
四、莲花山十二台·····	(134)
五、洮州八景·····	(135)
六、出五关（《三国》选段）·····	(137)
七、仁贵现身（《征东》片断）·····	(140)
八、五典坡（片断）·····	(143)
九、猜谜花儿·····	(145)
十、搭天桥·····	(146)

散 花 儿

一、传统花儿·····	(148)
二、邀请花儿·····	(151)
三、问候花儿·····	(153)
四、莲花山花儿·····	(154)
五、朝山花儿·····	(156)
六、拦路对花儿·····	(161)
七、花的花儿·····	(172)
八、做亲家（一）·····	(175)

做亲家 (二)	(178)
九、爱情花儿	(181)
(一) 相遇	(181)
(二) 初交	(183)
(三) 试探	(187)
(四) 默许	(190)
(五) 约会	(194)
(六) 热恋	(197)
(七) 起誓	(201)
(八) 离别	(203)
(九) 相思	(206)
(十) 失恋	(214)
(十一) 重逢	(218)
(十二) 结合	(221)
十、情歌对唱 (一)	(222)
情歌对唱 (二)	(223)
情歌对唱 (三)	(226)

新 花 儿

一、翻身花儿	(228)
二、“文革”花儿	(229)
三、新家乡花儿	(231)
四、生产花儿	(233)
五、植树花儿	(234)
六、文明花儿	(235)
七、新婚姻花儿	(237)
八、计划生育花儿	(238)
九、好政策花儿	(238)

十、致富花儿	(240)
--------------	-------

洮州“花儿”资料辑录	(245)
------------------	-------

一、洮州花儿曲谱	(247)
(一) 两叶儿令	(247)
(二) 三闪令	(248)
(三) 折麻杆儿令	(248)
(四) 尕缘花儿令	(249)
(五) 尕莲儿令 (单套)	(250)
(六) 尕莲儿令 (双套)	(250)
(七) 莲花山令 (单套)	(251)
(八) 莲花山令 (双套)	(252)
(九) 羊沙令之一	(252)
(十) 羊沙令之二	(253)
二、临潭县主要“花儿”歌手一览表	(255)
三、临潭县“花儿”会时序表	(261)
四、临潭县“花儿”会场分布图	(265)
致读者朋友	(267)

洮州“花儿”面面观

洮州“花儿”面面观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临潭县、卓尼县及其周围一些地区，古称洮州。这里，从新石器时代始就有氏族人群从事生产活动。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不断开拓、繁衍生息的汉、藏、回、土各族人民，从他们长期的文化活动中创造培育了高亢、奔放，山野味浓郁，地方性鲜明的民间山歌——洮州“花儿”。

洮州花儿是大西北花儿园里的一枝奇葩，与其他花儿大异其趣。千百年来，它以别具特色的唱腔、丰富多彩的曲令、内容精练的唱词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喜爱。它深刻地反映着这一地区的社会生活，流行于广大群众的口头，扎根在人民生活的肥壤沃土之中，紧紧地伴随着历史，犹如璀璨夺目的明珠，在民间音乐的长河里闪光溢彩。

一、洮州“花儿”源远流长

地处洮河中上游的古洮州，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劳动人民创造了古代灿烂的洮河文化，也创造了洮州花儿。

这里古为《禹贡》雍州域地，早在西汉时期就建立了洮阳古郡，向来是汉藏交通的门户，商业贸易之重埠。它以洮河沿岸秀美的景色，丰富的天然资源久负盛名。（《兰州晚报》1988.1.23.《洮州城古今》）“一座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地穴式房址，在临潭县陈旗乡磨沟村被发现，它将甘南地区的人类文明史从马家

窑文化的公元前3100年提早到公元前3900年。”（《甘肃日报》1987.9.20.）充分说明了临潭等地境内，早就有人类在这里栖息。

春秋战国时期，这里为羌戎所据。“羌，西戎牧羊人也。”（《说文·羊部》）所谓“戎”，是指羌人中已从农农业者。“西羌世居洮、岷、河、湟地区，绵延千里，所据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后汉书·西羌传》）可见，古羌人在空旷的原野中放牧，不能不在孤寂中唱出他们的心声，表达他们对大自然、对游牧、对自己的各种感情。这就是民歌的来源，“花儿”也在其中。

艺术的产生和人们的社会生产是分不开的。自远古至先秦，这里的原始部族有他们自己的原始民歌。而这种原始民歌，特别是在古羌人的民歌中，就有“花儿”的雏型。

西汉王朝将大批汉族人口随军西迁，移民实边，将中原地区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带到这里。如：“汉武帝刘彻，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秋、辛酉、山东大水，民多饥乏，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又如：“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郡治在今甘肃临洮）……凡七十二万五千口。”（《汉书·武帝纪第六》）再如：赵充国在此“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及吏士私从者”万人屯田。（《汉书·赵充国传》）据史籍记载：“惠帝分陇西之狄道（今临洮），又立洮阳……属秦州（今天水）。”到三国时期，“蜀汉景超元年（公元258年）10月：蜀姜维攻洮阳，邓艾破之，维退还沓中。”可知当时临潭地区“为曹魏雍州陇西郡临洮县（今岷县）辖地，境内始有洮阳，侯和两个居民点。”（《临潭县地名志》）以上所说的洮阳，就是现在临潭县城——旧城。可见这里已为兵家必争之地，旧城已是西北边陲的重镇之一。旧城原名八寨，藏语叫“哇寨”（哇为八的转